

山乡颂





山 乡 怒 吼

大别山地区革命斗争故事

(新县文教局创作组供稿)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山乡怒吼

大别山地区革命斗争故事

(新县文教局创作组供稿)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商丘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91 定价 0.25元

目 录

山乡怒吼·····	周 倜 高歌今	李松奎 (1)
造枪的故事·····		李梁成 (19)
旗手的儿子·····		马 勇 (40)
望春树·····		王恩忠 (57)
春山·····		张大亿 (78)
中秋节的礼物·····		万 千 (92)
兰嫂·····		马 勇 (110)

山乡怒吼

周 侗 高歌今 李松奎

一九二六年的冬天，箭山乡的贫苦农民又断了粮。饿得面黄肌瘦的人们，一大早就上山挖野菜去了。二虎的爹李老忠擅长捕鱼捉鳖，他除了租种几亩薄田外，还常常捉些鱼鳖之类换几斤米下锅。

箭山店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镇子。它四面环山，那弯弯曲曲的箭山河的河水冲击着乱石，喧哗着从村边流过。国民党的伪乡政府就安在这个镇子上。

这天，李老忠顾不得冷水刺骨，蹚着没膝的河水用鱼叉捉了一天鳖。傍晚，当朦胧的暮霭笼罩着山谷、河湾的时候，李老忠一手提着鱼叉，一手拎着一串鳖鱼，高高兴兴地往家走。一路上他心里盘算着：明天赶集把这些东西卖了，总够全家人喝几天菜稀饭的。

当他走过恶霸地主刘惠仁的大院时，只见刘惠仁的一条狗叼着一块白面烙馍正在吃。他心中陡然升起一团烈火：这是什么世道啊！穷人起早贪黑，累断了腰，挨饿受冻没活路，财主天天打牌喝酒抽大烟，家里粮满仓，猪满圈，连狗

都吃白馍馍！于是，他掂起鱼叉向那条狗打去，骂道：“狗杂种，吸血鬼！”

那条狗狂吠着，夹着尾巴逃进了刘家大院。随着那恶狗的狂吠声，恶霸地主刘惠仁穿着黑缎子马褂，怒冲冲地走了出来。原来这家伙刚刚吃罢晚饭，撑得直打隔，正在院子里溜达散步，听见李老忠愤怒的骂声就跳出来了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！你骂谁？”

“我骂你这条狗！”李老忠气冲冲地回答。刘惠仁一听，气得脸上横肉直跳，他用文明棍指着李老忠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太放肆了，你这是打狗欺主！拿来，把老鳖给我。”

李老忠说：“给你？我家还等着买米下锅呢。给你可以，你拿钱吧！”

“他妈的，你祖祖辈辈欠我家多少租？老子吃你一个鳖鱼还要钱？”刘惠仁蛮横地说着，用文明棍朝院里一挥，

“来人呐！把老鳖拿去清炖！”这时，大院里立刻跑出两个狗腿子来，就要动手抢鳖鱼。李老忠坚决不给，连声骂道：“土匪！土匪！不许抢！”谁知那狗腿子只顾抢老鳖，没留神被那老鳖伸出头来，一口咬住了手指，疼得他“哎哟——哎哟”直叫。刘惠仁恼羞成怒，举起文明棍就打，一下子正打在李老忠的头上，李老忠当时昏倒在地。刘惠仁抢走了鳖鱼，吱呀一声，关上了写着“积善人家”的黑漆大门。

乡亲们把李老忠抬回了家。村里的乡亲们都来问长问短，二虎家那两间茅草屋挤满了人。有的帮助煎药、烧水，有的拿来了仅存的一碗米。

十八岁的李二虎蹲在父亲的跟前，气得瞪着两眼，呼呼直喘粗气，阶级仇恨的烈火，在他胸中燃烧着。他想起爷爷是被刘惠仁逼债上吊死去的，他想起了被拉去顶了刘家阎王债的姐姐，后来不知姐姐又被刘惠仁卖到哪里去了，如今爹爹又被刘惠仁打得昏死过去……他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恨，气得他牙齿咬得咯咯儿响。这时，只听“叭叭”一声，他手里攥着的一根竹棍儿被他折断了：“他娘的，我跟刘惠仁个狗杂种拚了！”他霍地站起来，顺手从墙角里抄起一把锐利的鱼叉，就往门外冲。

老贫农赵维友忙挡住了他：“二虎，不能去！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。”老赵是地下党员、箭山乡秘密农会主席。他一把抓住二虎的手，气愤地说：“孩子，把仇恨记在心里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和他算帐的！”

可是二虎仍然挣扎着，硬是要去拚命。深仇大恨象烈火一样燃烧着他，他觉得只要能报仇雪恨，亲手杀死刘惠仁，就是死也痛快。他见众人拉拽着他，硬是不让他去，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嗨呀，要是能象唤群哥那样干多解恨啊！”

是的，李唤群是他心目中的英雄。一想到李唤群，二虎就想起了一年前发生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：

刘惠仁有个儿子叫刘来财，是箭山店一带有名的地痞无赖。当时，国民党为了卡死从两湖通往大别山区的通道，盘查我党的地下工作者，便在箭山店附近的一个山谷要道上，设了一个盐卡。严禁往根据地运送食盐、粮食。这个盐卡上的头目就是刘来财。去年的一天，李唤群的父亲为了

给大别山区的群众运送食盐，被刘来财在盐卡上扣了起来，说是他通共走私，不容分说，捆起来就打。唤群爹那天赶了百十里山路，又饿又累，哪里受得住这场毒打，当时就断了气。唤群闻讯大怒，匆匆赶来。他手提一把菜刀，直奔凶手刘来财的住处，吓得这家伙抱头鼠窜，慌得连手枪都掏不出来。唤群追赶上去，手起刀落，砍伤了他的右肩。这时盐卡的匪兵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，纷纷退缩躲闪，唯恐菜刀砍着自己。当他们看见卡长满身是血，声嘶力竭地狂喊：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一个个才如梦初醒，慌忙提枪追赶唤群。李唤群见几个匪兵追赶上来，回头大喊一声：“看刀！”就把菜刀当手榴弹扔了出去。只见那菜刀银光闪闪，在空中飞舞，杀将过来，吓得匪兵们心惊肉跳，回头就跑。待菜刀落地，匪兵们重新追赶唤群时，他早已跳下一个陡坡，顺着河沟跑远了。后来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，到湖南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农民运动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他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迅速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。前几天他作为新派到箭山乡的党支部书记，秘密返回故乡开展农民运动。他住在深山区只有三户人家的曹家湾里，每天夜晚奔走各村，宣传革命道理，发展农会会员。

这天夜晚，正当李二虎要挣脱劝阻他的人们，去找刘惠仁拚命时，李唤群突然来到了二虎家。二虎一把拉住了唤群，没头没脑地说：“唤群哥，我要学你的样子，跟他们拚了！”

李唤群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方脸盘，浓眉毛，大眼

睛。他个头高大，体格魁伟。这时，他紧紧地握着李二虎的手，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注视着他。显然他已经从乡亲们嘴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李二虎着急地说：“唤群哥，你劝劝他们，让我去吧！”

唤群摇了摇头，亲切地说：“好兄弟，不行啊！靠个人拚命是打不倒敌人的！我过去也和你一样，总想和刘惠仁硬拚一家伙，就是死了心里也痛快！可是后来，在党和毛委员的教导下，使我渐渐地懂得，普天下象刘惠仁这样的阶级敌人，哪里都有。只靠一两个人去和他们硬拚，那是打不倒他们的，革命要靠党的领导，要靠党领导的工农大众，要靠整个无产阶级！”

二虎万万没有料到，连唤群也不支持他去拚命。听到这里，他诧异地问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我们的仇就不报了？就只能让狗地主骑着脖子拉屎？”

唤群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们，见都是受苦的阶级弟兄，便说：“二虎，你有仇，我有仇，普天下受压迫的工人农民，哪一个没有一本血泪帐？这仇，决不是我们个人的仇，而是阶级的仇。我们不光要打倒一个刘惠仁，而且要打倒站在他一边的整个剥削阶级。只有这样，咱们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，才能得到彻底解放！……”

在场的乡亲们渐渐地围拢过来，激愤的二虎也开始平静下来了。他们听着唤群讲的话，觉得他的话里有许多新鲜的革命道理。人们忽然发觉唤群变了，变得高大而沉着了。这时，老赵为了使唤群趁此机会更好地宣传群众，便悄悄地走

出屋去，到门口为唤群放哨去了。

二虎娘叹了口气说：“可人家财主有钱有势，咱们穷人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！”

唤群说：“是的，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地去拚命，确实斗不过他们。可是天下的穷人比财主多得多，如果我们都联合起来，组织起来，变成一个铁拳头，就能打倒一切土豪劣绅，就能打倒一切剥削阶级！”老赵回过头来，对着屋里说：“是啊！要是咱们全乡的农民都发动起来，一人吐一口唾沫，也能淹死刘惠仁的！”

“对，组织起来，打倒土豪劣绅！”二虎兴奋地重复着。又问：“唤群哥，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是毛委员！”唤群充满激情地说：“乡亲们，南方的农会搞得可热火啦！到处在打土豪，减租减息，一切权力归了农会，受压迫的农友翻了身，直起了腰，扬眉吐气地做了主人……”李唤群激动地向乡亲们讲述了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情况。他的话好象一束束火把，把大伙的心坎照亮了。人们抬起了头，挺起了胸，脸上的皱纹渐渐地舒展了。大伙一边听着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，心里真觉得比数九寒天忽然烧起几盆炭火还要温暖。当天晚上便有十几个人报名参加了农会。当大伙正在热烈议论的时候，二虎爹李老忠长出了一口气，慢慢地醒了过来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在五里外的曹家湾，唤群召开了箭山乡党支部会。分散在各个湾子的党员汇报了情况。这里由于大力宣传了毛委员的指示，向群众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

形势，使这里的劳苦大众受到了极大鼓舞，群众觉悟迅速提高了，几天之内，农会会员增加了两倍，箭山乡的革命形势好似一堆干柴，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。但是，刘惠仁在这里横行多年，他有钱有势，勾结官府，他儿子把持盐卡，又是反动军官，部分群众还有些怕他。党支部决定，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，开辟红色根据地，必须首先从罪大恶极的大土豪、大恶霸刘惠仁开刀，把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打下去。

同志们都同意唤群的分析，一致决定首先斗争大恶霸刘惠仁。可是怎么个斗法呢？老赵说：“再过五天，箭山店时逢庙会，可是个好时机。”唤群说：“好，我们是不是就利用庙会，集结农会会员，以演戏为名搞宣传，造声势，然后趁热打铁，活捉刘惠仁！”大家都很同意唤群的意见，最后支部会决定，利用演“文明戏”的办法，来个“旧瓶装新酒”，揭露刘惠仁的罪恶。这样一来，刘惠仁必然恼羞成怒，出来镇压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，把他抓起来，游街示众，大长我们的志气，大灭敌人的威风，借此，宣传群众，把革命烈火烧的旺旺的。最后决定：由李唤群突击编写一个揭露地主罪恶、鼓舞革命斗志的剧本，然后抽调一些农会会员到山上一个破庙里排戏，同时各村会员加紧准备梭标、竹子枪（把竹子削尖当武器），一定要在庙会那一天演出一幕威武雄壮、有声有色的戏来，而且要演得“戏中有戏”，妙不可言。大伙越商议越兴奋，支部会一直开到鸡叫二遍才散。

五天以后的一个早晨，苍翠的峰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。通向箭山店的条条山路上，出现了三三两两的行人。有的挑

着柴禾，有的扛着篮子……今天时逢箭山店庙会，可不知是怎么搞的，今年来赶会的人特别多。箭山店的村头，络绎不绝。当时李老忠正坐在家门口，一个挑柴的人高声问道：“老表，听说会上来了个戏班子？”李老忠答道：“是啊，你等着瞧吧！保险比城里的戏班子演的还好哩！”

太阳升上了树梢头，赶会的人熙熙攘攘，聚集在箭山店的街头巷尾。这时，忽听一阵锣鼓响，从村南头路旁松树林子里，闪出来一群化好了装的演员。人们纷纷让出一条路来，“快看哟！戏班子来了！”只见有扛着彩旗的，有敲锣打鼓的；有拉胡琴、吹唢呐的；有穿着满身补丁衣裳的穷人；有穿长衫、戴眼镜的教书先生；还有头戴礼帽、身穿马褂、手拄文明棍的财主……真是形形色色，千奇百怪，好不热闹。许多赶会的人跟着跑，围着看。有个人忽然咧着嘴乐开了：“什么省里、县里的戏班子哟！那个怀里塞个枕头装胖财主的不是咱们村的二柱子吗？”说着，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戏班子”来到村子中间一个空场上停下了，周围立刻挤满了人，真是里三层外三层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“舞台”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旧宅基，正好对着刘惠仁家的油漆大门。

在一阵紧锣密鼓之后，戏开演了。戏名叫《算帐》，演的是湖南某农村的事，大意是：某年腊月二十八，大雪纷飞，农友们饥寒交迫，一个姓刘的胖财主带着狗腿子，拿着帐本，挨家挨户的来逼债，他指着张三说：“你欠我八担谷”，指着李四说：“你欠我十块银洋”……谁要是还不起债，他就要拔锅、卷铺盖，就要拉走人家女儿当丫头。受苦人渐渐懂

得了：忍辱顺从没有活路，唯一的出路是组织起来，奋起斗争。正当刘财主在一家逼债时，农会一声号召，全村的农友们纷纷跑来跟狗地主算帐：这个说，你剥削我家祖孙三代五十年，该欠我多少血泪帐？那个讲，你逼得我逃荒要饭、家破人亡，这笔帐应该怎么还？你糟蹋了我的女儿，又把她卖进火炕，至今生死不明，你要偿我命……农友们人人义愤填膺，个个握紧拳头，把狗地主打翻在地，又踏上了一只脚……随之，只见一面绣着犁头的农会大旗在空中飘扬，群众振臂高呼：打倒土豪劣绅！

自从盘古开天地，箭山乡的贫苦农民们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好戏。扮演教书先生的李唤群不是主角，台词不多，因此他有功夫导演、提词儿，也能注意观察群众的反应。他站在“舞台”的一角，清楚地看到：在演出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观众深深地被剧情感动了。当演到农友们饥寒交迫、受欺压时，许多人同情地叹息着，流下了眼泪；当演到农友们奋起斗争时，观众情绪激昂，跃跃欲试，有些人按捺不住，也跟着喊起口号来。这对于我们这些首次登上舞台的演员来说，实在是最大的鼓励！同志们越演越有劲儿，台词忘了就顺口编上几句，居然也象那么回事儿。演着演着，演员们忘记了自己是在演戏，而观众们也忘记了自己是在看戏，他们都觉得是在身临其境地参加一场共同的斗争。许多人心里觉得突然被解放了，有力量了，有信心了，一下子打碎了许许多多的精神枷锁。

狗的鼻子都是挺灵的。唤群他们刚刚开演不久，混在观

众里的刘家狗腿子就嗅出了一种不好受的味道，连忙飞跑回来向刘惠仁报告。这时刘惠仁还没起床，正在三姨太太屋里抽大烟哩。比他女儿还年轻的三姨太太，穿得花枝招展，妖里妖气，正在给他点烟。刘惠仁一听说乡里的穷鬼们竟敢跑到他大门口来演“赤化戏”，当时气得目瞪口呆，脸色发青。他连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气得连大烟枪都扔了出去。他一边穿马褂，一边慌忙地叫嚷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这还了得！”他想：今天共产党竟敢跑到我大门口来演赤化戏，简直是在太岁头上撒尿！如果我不出去抖抖威风，给穷鬼们一点厉害看看，我姓刘的日后就甭想在这块地面上称雄作霸。于是，刘惠仁便带上四个家丁，怒气冲冲地向街上走去。

《算帐》刚刚演到尾声，只见观众后头一阵骚乱。李唤群放眼望去，见是刘惠仁带着几个狗腿子来了。李唤群心想：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家伙梳装打扮，真的送上门来了！他马上对“演员”们说：“农友们，各就各位，第二个‘节目’按原计划演出！”演员们立即跑下了舞台，分散到观众之中去了。

群众象躲避瘟神一样，给刘惠仁让出一条路来。他走到舞台对面站住了，人们立刻向两旁闪开，让他和狗腿子们孤零零地站在当中。四周围的观众怒视着他们，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

刘惠仁的打扮，跟舞台上那个被打倒的恶霸一模一样：头戴礼帽，身穿黑缎子马褂，手拄文明棍，就是比舞台上的财主瘦一些，脸色被大烟薰得青黄青黄的。他觉察到今天群众的情绪有些异样，心想：抓个领头的，才能打一做百。于是，

他把凶狠的目光转向舞台。这时他才发现，演戏的人早已跑散了，不见了，只有一个穿长衫，戴眼镜的高个子，象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站在那里。刘惠仁勃然大怒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是哪里跑来的赤化分子？胆敢在此煽动乡民，扰乱治安？”

李唤群冷笑两声，慢慢摘掉了化装用的眼镜，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住刘惠仁，说：“刘老爷莫非瞎了眼，怎么连老佃户都认不得了？”

“啊嗨！原来你就是砍伤了我儿的李唤群！”刘惠仁挥舞着文明棍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欠我的那笔帐还没有算哩！”

唤群镇定自若地答道：“不光我的帐没有算，成千上万受苦人的帐都还没有算！”说罢，他向在场的群众大声说道：“农友们！要跟刘惠仁算帐的统统站出来！”这时，各村农会会员早已从柴禾捆子里抽出了隐藏的梭标和竹子枪，听见唤群的号令，纷纷举起了手中的武器，齐声怒吼道：“算帐！算帐！我们要算帐！”

万众齐心一声吼，吓得刘惠仁浑身发抖。刘惠仁万万没有想到：刚才演的戏只是序幕，现在才开始出现高潮。他后悔自己不该冒冒失失地出来抖威风，结果弄了个自投罗网。可是，地主阶级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，他明知自己的处境已经十分不妙，仍然要打肿了脸充胖子。这时，他的脸色吓得煞白，一面战战兢兢地向后退缩，一面故作镇静地说：

“你们……你们想干什么？谁敢碰我一下。”

“我敢！”二虎子大喝一声，冲上去把刘惠仁的胳膊一

拧，往前一推，刘惠仁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刘家狗腿子一见势头不对，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，早已逃之夭夭了。人们解下了捆柴禾的绳子，七手八脚地把刘惠仁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这时，锣鼓声又响起来了，人们兴奋得流出了眼泪，齐声高呼：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一切权力归农会！”把个寂静的山村闹得地动山摇。

箭山乡农会主席赵维友喊哑了嗓子，才使激动的人们安静了下来。他正式宣布：箭山乡的农会成立了！农会的旗帜就是刚才演戏用的那面绣着一张犁头的大红旗。欢迎还没参加农会的农友报名参加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受尽苦难的农友们站起来了！接着由李唤群同志讲话，他历数了大土豪、大恶霸刘惠仁残杀百姓，霸占田产，收租放债，敲诈勒索，强奸妇女等十大罪状，宣布乡农会决定把刘惠仁逮捕法办。他还宣布：明天开仓分粮——把刘惠仁搜刮、囤积的八百担稻谷分配给全乡的贫苦农友。这对于忍饥挨饿的广大贫苦农民，真好象久旱的禾苗逢甘霖，觉得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儿了。刚刚开罢了会，二虎就把演戏用的高帽子给刘惠仁戴上了。那是一顶纸糊的白帽子，足有二、三尺高，上面写的字已经换成了“恶霸地主刘惠仁”。二虎子和许多年青人用根绳子牵着刘惠仁，象玩猴一样，在会场里牵来牵去。唤群考虑：让这家伙去游乡示众，有利于打击地主阶级的气焰，就嘱咐二虎他们：别光耍猴，沿途要注意宣传群众，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，让“组织起来打土豪”的革命道理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

话说那刘惠仁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横

行霸道，出门上轿，真是八面威风，不可一世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落得让泥腿子们牵着他游乡的下场。

二虎他们牵着刘惠仁去游乡以后，唤群与老赵等同志赶紧研究了下一步工作。老赵派人把刘惠仁的管家的叫来，命令道：“快去做三百人的晚饭！”那管家的小声说：“没得那些菜哟。”老赵说：“刘惠仁请客，你七盘八碗的，要啥有啥，农友们饿了一天了，要吃一顿饭，你就没得菜啦，哎？”管家忙说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老赵说：“杀两口猪，让大伙高高兴兴地吃一顿！”管家的连连称是，下去张罗去了。

游乡归来，已是掌灯的时候。这时，邻近几个乡的地下党同志和农会干部陆续赶来了。原来赶会的人们已经把斗争刘惠仁的消息传遍了山区。同志们说是来“取经”的，他们也准备动手打本乡的土豪劣绅。唤群他们接待了各乡来的同志们，连夜召开党支部扩大会，商议扩大战果，攻打盐卡的问题。

山区这个盐卡，是北洋军阀与土豪劣绅勾结起来搞的。它修筑在悬崖峭壁与深山峡谷之间，横跨在盘山小路之上，是大别山南北通道上的一只拦路虎。它打着“禁止食盐走私”的旗号，实际是卡死我地下党活动的南北通道。同时，利用这个盐卡，敲诈勒索、侵吞民财，弄得山区人民长年吃不上盐。盐卡头目刘来财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，他经常出外侵扰四乡，抢劫财物，奸污妇女。广大山区人民对他有切齿之恨，早就想除掉这个大坏蛋。因此，大家一听说要打盐卡，个个眉飞色舞，磨拳擦掌。唤群同志在会上对斗争